

现代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又要公演了,前些日子,我刚好收到卞祖善先生送我的一张光碟,由此知道了有关该剧音乐方面的一些故事。

1964年9月26日,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由中央歌舞剧院芭蕾舞团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,担任音乐指挥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黄飞立教授。不管是排练还是首演,作为“中芭”年轻的指挥,卞祖善全程进行了认真的观摩,乐时不时的悄悄地告诉黄教授,乐队相关声部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差错。那年2月,该剧创作集体,包括作曲、编舞、舞美、演员等,都去海南岛体验生活,8月的时候,还去大同部队下连“当兵”,有意思的是,离开部队前,卞祖善指挥未来的“娘子军”们,为官兵做了一场“汇报演出”,表演了《天鹅湖》第二幕。

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确实是“集体”创作。中芭三大舞剧编舞全部出动,蒋祖慧承担序幕、第一和第二场,王希贤承担第三和第五场,李承祥承担第四和第六场。他们的编舞充分发挥了各自的特长:蒋祖慧擅长揭示主人公的内心矛盾冲突,成功呈现了一个女奴成长为红军战士的飒爽英姿;王希贤机智幽默,处理各色人物栩栩如生;李承祥则调度群众

场面,恢宏磅礴,气度非凡。而音乐创作同样如此,由五位作曲家谱曲,吴祖强担纲序幕、第一场和第四场前半部分,杜鸣心担纲第四场后半部分和第六场,王燕樵担纲第二场,施万春担纲第三场,戴宏威担纲第五场,他们谱写的各场音乐,通过黄准创作的《娘子军连连歌》及其音乐动机作为连接的纽带,使全剧音乐成为统一的整体。在卞祖善看来,该剧第三

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音乐轶事

简 平

任指挥黎国荃功不可没,因为现今演出的版本中,不少重要篇章的总谱都出自他的手笔,提升了全剧音乐的演奏水平。

卞祖善是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的第四任指挥,也是该剧最为人们熟知的指挥,从1966年夏至1968年4月,此剧的每场演出都是由他指挥的。需要指出的是,无论是之前的公演,还是此间的演出,该剧所用的音乐都为1964年的首演版本。1967年,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舞台艺术纪录片《现代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集锦》,由郁蕾饰演吴琼花,武兆宁饰演洪常青,同年,又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录制了《现代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选曲》唱片,使用的均为卞祖善指挥的

首演版本。之后,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,随着女主人公吴琼花改名为吴清华,音乐也做了改动。1992年,该剧再度公演时,吴祖强与卞祖善商议全剧音乐恢复首演版本的可能性。但由于时间仓促等原因,最终未能如愿。不过,女主角倒是恢复了吴琼花的原名,而且,第二场琼花上场之后的部分至第二场结束,在导演蒋祖慧的坚持下,还是恢复了首演音乐。这样,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新老混合的风格不尽一致的音乐版本。2004年,为纪念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诞生40周年,中国唱片总公司将1967年录制的唱片制作成光碟,编号为“中唱典藏ACD—001”,意义显然非同寻常,当时健在的该剧作曲吴祖强、杜鸣心、王燕樵、施万春,编导蒋祖慧、王希贤、李承祥以及指挥卞祖善悉数参加了光碟的首发式,表达了他们对首演音乐版本的认可和钟爱。

卞祖善赠送我的正是这张珍贵的光碟,红色烫银的盒套上写着:“1964年首演版本,再现庐山真面目”。我细致地听了一遍,感觉音乐的确更加纯粹、朴实,更有艺术感染力。如今年届85岁的卞先生得知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将重现舞台,很是高兴,他幽幽地对我说,只是音乐版本这件事,渐渐地都成为人知的“轶事”了。

烟雨江南

曹伟明

江南的雨,是诗化的符号。江南人留客不说话,任凭雨丝悄悄下。

春天的江南,淅淅沥沥的小雨,像多情的妖娆女子,缠缠绵绵,慢慢地浸润着你,慢慢地将万物淋透。春雨对江南人来说,是贵如油的恩施,构成了“杏花春雨江南”的经典画卷。

夏天的江南,阵雨刷刷,爽朗有声,像豪爽的男子汉,刚才还是倾盆大雨,霎时雨收云散,换了人间。

秋天的江南,秋雨伴着秋风,紧紧密密,带着忧愁,扬扬洒洒。秋雨阵阵愁煞人,让“一场秋雨一场凉”,留得残荷听雨声。

冬天的江南,雨雪交加。似雪片,似牛毛,传递出江南阴柔的气息。

我小时候寄居在江南的外婆家,那是一个生长杨梅的历史古镇。每逢初夏时节,枝头的梅子黄熟,当大滴的雨点洒落在外婆家的天井时,外婆总是敏感地说“入梅了”。“霉雨”外婆总是称之为“梅雨”。虽然,这时的江南空气潮湿烦闷,衣物等容易发霉。然而对性格爽直的外婆来说,却是万物生长的及时雨。一旦“入梅”,外婆总是期盼着“出梅”的日子。

而我对初夏连绵的梅雨,更是十分喜爱,它像流畅的曲水,潺潺不断,一直流入我的心中。梅雨完成了春天与夏天的交接过渡,到了我可以自由地下河捕鱼捉虾摸螺蛳,在河埠头玩耍游泳削水片的快乐时光。我觉得梅雨没有盛夏暴风骤雨的急狂,又没有冬天令人瑟瑟发抖,裹挟着雪珠的冷雨时节。有着外婆待我的那样一份温存和热爱,让我感受一份“梅熟迎时雨,苍茫值晚春”的喜悦和爽快。

在外婆生活的古镇,梅雨时节,我走在长长的石板路上,有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”的灵动景象。没有“野草闲花不当春,杜鹃却是旧知闻。漫道不如归去住,梅雨,石榴花又是离魂”的伤感。尤其是到了晚上,街口散步,天井纳凉,在外婆为我手摇蒲扇讲述故事的乘凉间隙,可以观观河中鱼虾嬉戏,耳听柳枝蝉鸣,欣赏着江南历久经沧桑的风俗画卷,十分惬意。而我外婆由于生活的操劳和艰辛,在雨打风吹之中,笼罩在梅雨下的心境,却是有些愁绪。

梅雨天里,我总是冲破淅淅沥沥的雨水幕帘,奔跑于古街老巷,河埠桥头,感受那披着蓑衣躺公的山歌声,摇橹划浆的水之声。奔走在一座座爬满古藤的石拱桥,聆听那古巷里传来的一声声叫卖栀子花的吆喝声,让绵绵的雨丝飘进我童年调皮的心田里。像戴望舒笔下的《雨巷》,撑着江南特有的油纸伞,在雨巷中欣喜若狂,期待碰到像我一样喜欢下雨的玩伴,享受那无忧无虑、奇思妙想的儿童时代。

在梅雨时节,江南也多变幻,它创造着无数神奇的景观。有时烈日当空,却是雨下个不停,让人有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的感受。外婆常说这天气像我的小孩脸,十分淘气,且十分顽皮。

梅雨赋予了江南与众不同的历史文化气息和自然景观。梅雨季节中的外婆,总是一边吃着杨梅,一边算计着何时雨过天晴,让“淫雨霏霏,连月不开”的湿热早点结束。“出梅”后,她老人家可以弥补梅雨季节溜走的休闲时光,把衣物和酱块等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暴晒,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和生活的畅快。

江南的雨总是多情地挥洒在水乡大地,滋润着各种生命和果实。让原本尚武、苍劲的一方土地,变得细腻和丰富,清秀而又婉约。江南的雨,让文人墨客的诗情才情挥洒得淋漓尽致,诗兴勃发,为江南增添了几多色彩。



愚园路风光 (速写)

杨秉辉

各地有放群鸭的习惯,只是叫法不同。“放广鸭”,是江西的永新、井冈山的叫法。

南方水资源丰富,河湖渠沟纵横,放广鸭更是无比寻常的谋生方式。

每年四五月份,天气转暖,“放广鸭”的就到野蛋人家购进鸭苗,运回家后,在村前的水塘边搭起一间鸭棚,然后用竹篱围起一个圈,圈子里水面和陆地各占一半,让小鸭可下塘喝水、洗毛,可上岸梳理羽毛或者打盹。幼鸭的



放广鸭

袁晓赫

食要精,将大米煮成米饭,然后把剁碎后的小鱼小虾或螃蟹和米饭混杂一起,到了晚上,便把小鸭赶上岸,集中在棚子里干燥的地方,棚里点上若干个马灯,一是保温,二是防老鼠,因为老鼠见到光亮就不敢出没。为了防止其他动物的侵袭,夜晚“放广鸭”的都得轮流守候。为了保证圈养场地的洁净,10天左右得变换一次场地。

当幼鸭发育到中鸭时,就可以直接喂生谷子,待鸭翅膀长硬后,“鸭疹点

火烧”,消化极快,食量大,可不再圈养了。这时的稻子正是扬花期,鸭群赶到稻田里会影响水稻的产量,收鸭场只能选择在沼泽地,那里的小鱼小虾、藻类是它们最好的吃物。

我们一般叫牧鸭人“鸭司令”,白天,“鸭司令”穿辛苦赶鸭,等到鸭群集中寻食时,才得闲到河边舀来清澈的河水,洗锅淘米,就地挖个行灶,安下铁锅生火做饭,还可打上几个破壳蛋炒辣椒。夜晚,广袤的田野上唯能听到的是“鸭司令”劳累后的鼾声。

“放广鸭”是个明轻暗重的活,既捆人又辛苦。天晴还好些,遇到风雨,要顶风冒雨。春夏秋三季,天天

编者按:《红色娘子军》《英雄儿女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老电影,最近纷纷上映修复版,洪常青、江姐、许云峰、李侠,这些银幕上的共产党员形象,曾经感动了无数的50后、60后。而《伪装者》《悬崖》《潜伏》等电视剧中地下共产党员的形象,也深深感染着更多的年轻人。

夜色中,军工路上,一辆辆自行车向南疾驶,犹如深海中的箭鱼。从大学宿舍,到大学本部,一站路的距离,大都选择了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。沿途小洋浜、屏风浜的孩子大致能猜出,今晚水产学院要放电影了。那时父亲三十五六岁,一辆自行车上带着妻女三人,还是不甘落后,骑得飞快。我坐在前面的横档上,妈妈抱着妹妹坐在后座,妹妹的脸上还有没擦干的泪痕,晚饭吃得太慢,被骂了。

来到学校中心大楼前的广场,一面白色幕布已在毛主席立像的下面撑了起来。大人们在打招呼,孩子们在欢笑。放映员对光的时候最是欢快,各种手势出现在银幕上,当然还有飞虫的身影。直到电影制片厂的片头曲响起,全场都安静下来了。《铁道卫士》《奇袭》《打击侵略者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英雄儿女》,都是重复着看,不知看了多少遍。但每一次,大家依然非常投入和紧张。《铁道卫士》中公安科长高健与特务马小飞在列车上激烈搏斗,另一边是那个正在倒计时的定时炸弹,总是扣人心弦。《奇袭》中方连长为摆脱敌军把中吉普开下悬崖坠毁,每次都能让我们这些孩子紧张得拉紧了父母的手。看《英雄儿女》时王成的牺牲永远都是影片的

英雄,永不落幕

许云倩

高潮,所有人的眼睛都是湿的,而当《英雄赞歌》响起时,全场一起加入。我们在毛主席的俯视下,激动地等待着王芳与她的两位父亲相聚。

当时有句口号叫“学英雄,见行动”。和平时期,我们去哪里见行动呢?于是,我们常去附近的铁路转悠,看看是否有比我们更小的孩子在铁轨上玩,远处火车呼啸而来,我们飞身上前救下儿童。可惜没有遇到这么千钧一发的时刻,惊马和奔牛,上海也很少见。

“十里富庶地,澄南梅橘源。”黄岩城南一带,蜜橘与梅花自古称盛。从方山下至澄江两岸,橘林遍野,物华天宝,为中华柑橘的主要起源地。台温古驿道经此处,沿途梅林十里。《黄岩县志》载:“宋时方山下有亭,自南郊至十里铺,夹现梅花,相续不断,所谓十里早春也。”戴复古有诗记之:“十里梅花生眼底,九峰山色满胸中。”据传,南宋状元王十朋每从雁荡离家赴临安,必留宿梅花亭,与当地诗友赵十朋叙旧酣饮。“梅花十里眼,竹叶一杯肠”“客来一局三杯酒,王十朋如赵十朋”,留下一段千古佳话。

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,十里梅廊今已难觅踪迹,黄岩蜜橘也几经盛衰。近年,当地疏凿芜秽,重振贡橘园。尤为可喜的是,整修荒园时,意外重现三株百年老橘树,根虬干曲,枝繁叶茂,入秋挂果累累,全不见老态,遂名之“橘三仙”,是为镇园之宝。

清明已过三春候,谷雨初晴四月天。此时,徜徉于贡橘园,眼前繁星点点,橘花已渐次绽放。“路上绿荫春未已,细如雪卷衣裳。”信步栈道之上,不知不觉已入橘林深处。临近向阳高处,有一丛橘树早发将谢,枝头尚留浅花数朵,同行某君低吟晏几道《鹧鸪天》“绿橘梢头几点春,似留香蕊送行人”,甚是应景。

路转溪头,忽现两层别致小阁,题额“贡橘舫”,楹联手书“一年好景君记橙黄橘绿,四季芳踪系是春华秋实”,落款“添秋”。“添秋”者,同济大学规划系主任杨贵庆教授也,此园肇画设计皆出其手。杨师扎根黄岩乡建十年,足迹遍及山川乡野,乡民尊称“布袋教授”,其心其迹正合屈子颂橘之“不迁不移,何等等可贵!何其可庆!”

兴之所至,登阁眺远,恰如橘海行舟,绿波翻浪,一片生机勃勃。时有微风掠过,阵阵橘香浮动,清雅甘甜,气韵悠长,令人心旷神怡,小立片刻,已陶然忘机。曾读潘岳《橘赋》开篇:“嗟嘉卉之芳华,信氛氲而芬馥”,今日尽得其妙,不亦快哉!

橘园南北,各有一低缓小丘。其北者,鼎鼎大名的委羽山,道家第二洞天“大有空明之天”在焉,东行两百步,即至第四福地东仙源。洞天福地合于一处,世所罕有。

其南者为土屿山,当地也有不少神奇传说。土屿原名鼓屿,又称土鼓屿。光绪《黄岩县志》载:“土鼓屿在县南十二里,状如覆缶,登者以足踢之,则有声如鼓。”山前有张姓族人聚居,现存祖宅数进,台门石刻一副楹联:“泽沛曲江累世家传金鉴录,地僻仁里满门春露玉珂声。”询之当地耆老,言先祖乃张九龄胞弟九皋,后人辗转迁徙,宋时由永嘉来此,见此地“山围百壑,水环九曲”,遂定居繁衍生息。千百年来,土屿张氏椒衍瓜绵,耕读传家,历代文士名人辈出。闻毕其言,不禁愕然,让曲江后裔守望满园丹橘,如此天缘奇遇,究竟是巧合还是造化?

遥想张公当年,感遇荆州,寄丹橘以言志,其阔识孤怀,不废江河。而千年之后,东海之滨别有曲江,江南灵秀之地,鸾翔凤集,康衢烟月,足以慰先贤。

要把鸭子赶出去放喂,大雪天,哪里也不能去,缩在鸭棚里,与种鸭为伴。

鸡是白天生蛋,鸭是夜里生蛋,每天早晨放牧前,“放广鸭”还得钻进气味难闻的鸭棚去捡蛋。

光阴似箭,炎热的夏季来临,这时的鸭子已长成了肉鸭。收割后的稻田是一片片最好的牧场,稻田里有养肥了的小鱼、小虾、田螺等,还有收割后掉

落田里的稻谷。食物丰富极了,这段时间几乎无需给鸭群另添饲料。

每年稻子收割季节,各地都可以看到“放广鸭”浩浩荡荡的场面,尤其是上饶等地,都有几十群鸭子辗转千里“上扬州”,一群鸭子少则八九千只,多则一万五六千只,可以想象多么壮观!“放广鸭”既节省了大量鸭饲料,也肥了农田,真是“双赢”啊。

附近的生产队倒是养猪,却总是看得好好的。小小少年的英雄梦想始终难以实现。勉强可以说能联系上英雄的是在《闪闪的红星》热映的那一年,学校评奖的奖项改作“学习潘冬子积极分子奖”,我拿到了这张奖状。

2019年底,我去聆听了一场音乐会——徐景新影视作品音乐会。当第一首曲目响起时,我就觉得血液在快速流动,难捺激动,那是电影《难忘的战斗》主题音乐。《难忘的战斗》在当年无论是主角达式常,还是反角白穆、焦晃、顾也鲁、陈述、程之、曹铨等的演技都受到观众的称道和肯定。达式常扮演的粮食采购工作队队长田文中儒雅而睿智,而那些“阶级敌人”也性格各异、令人难忘。《难忘的战斗》中的英雄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立国令人至今难忘。

那天,我在家里看新买的投影机放映的电影,突然看到了那一束光中的小颗粒,仿佛回到了童年,看见了一个个英雄从光

十日谈

影视剧中的共产党员

责编:杨晓晖

“洪常青”让王心刚红遍大江南北,似乎他生来就是为了等待塑造这个经典角色的。